

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文 夏光武译 王 诺校

编者按 随着生态文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外的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目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著名生态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说,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生态批评领域时,困扰他的问题是“有谁来听”,而现在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新工作的步伐”。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越涌越大的生态诗潮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有: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教授对浪漫主义生态诗的研究,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著名生态诗人斯奈德的研究,以及“生态诗”这一术语的首先界定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伦纳德·西格杰对可持续诗的研究。可持续诗是当今生态诗的一个新发展,斯洛维克在其最新专著《走出去思考》(2008)里对这一诗坛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译文英文为斯洛维克教授于2008年5月所作的一次大会发言,文章不仅介绍了内华达大学生态文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及主题,还通过对中外“可持续诗歌”的评介和生态思想的阐述,倡导我们关注生活中富于审美趣味的生态体验,对于国内生态文学教育与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生态,生态批评,生态诗,可持续诗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7-0249-08

斯科特·斯洛维克,美国内华达大学英文系教授、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研究团队负责人、生态批评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会会长、生态批评国际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夏光武,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核心成员,王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

对于不同的人,“生态诗”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有些人认为这个名词只不过是“自然诗”的另外一种表达,暗示以诗意的文字代表自然的现象,比如:动物、自然的力量(风、水、气候等)以及特殊的地点或风景。另外一些诗人和学者则认为生态诗涉及格式、体裁上的实验(生态诗学),通过这些实验将熟悉的人类语言转化,以求反映和揭示特殊的地点(例如威廉·福克斯的沙漠诗《读沙》),或是显现作者在延伸人类意识限制方面的努力(例如迈克尔·麦克鲁尔的《野兽语言》)。然而,关于“生态诗”还有别的阐释方

式:把这一类型的诗歌与一个目标相联系,即用文学的表现澄清和强化现代读者对生活中的实际方面与自然世界之联系的认识,包括认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当地及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后一观点把诗歌的阅读与创作联系到所谓的“可持续运动”——现代环境保护论的一种趋势,主张严肃地思考我们应怎样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以免对我们的生物圈有无法挽回的伤害,使其他物种无法生存下去,甚至或许还会反而危及人类自身的长期生存。

美国生态批评家伦纳德·西格杰在其1999

年出版的《可持续诗：四位美国生态诗人》一书中，发表了其对诗人 A. R. 安蒙斯、温德尔·贝里、W. S. 默温以及加里·斯奈德的认识，在当代诗歌与可持续观念之间建立了一种清楚的关系。在这个研究中，西格杰将“可持续诗歌”定义为“对人的心理与自然之间互相碰撞之美感体验的文字记录，在其中，自然保留它的自治权——既不受支配，也不降低为人的内在性的表现，也不约减为人类中心主义式观照之温和可靠的审美背景”^[11] (P80)。在西格杰的定义中，更重要的似乎是有助于分辨“可持续诗”与传统的“自然诗”——非人类世界的想法是自主的，独立于人类的期望与需求之外。换句话说，即使诗歌本身的确实来自于人类的心灵，世界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存在于真实的可持续诗歌当中。然后，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诗歌的作者寻求把诗人本身（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种族）置于一种与自然的其余部分比较适当的生态关系中，而不是将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作为文本的中心议题。

在深入研究“可持续诗”的诗人当中，W. S. 默温是以夏威夷为根据地的。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默温详细评论了人类面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以及人类文明全力又无情地破坏地球的趋势。在强调培养面对自然的“敬畏感”时，默温说：

……（我）愤怒的原因，我认为是看着我热情关切的事物被破坏的毁灭感觉。如果我们是如此愚蠢以至于选择去毁灭彼此及我们自己，那已经够糟的，但是假如我们毁灭的是这个星球整体的生命呢！我并不是在说一次大爆炸，我说的是——海洋的毁灭、一个物种接着一个物种的毁灭、森林的毁灭。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即使多年以后突然发现我们犯了错，我们也无法立即挽回所有的过错。这种敬畏感——似乎是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是生存的本质。^{[11](P187)}

诗人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他为当今世界写诗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对这种“敬畏感”的更进一步的腐蚀，他使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来唤醒我们与这个辽

阔、神秘又美妙的星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经由诗歌的创作可以表现人第一次认识世界某个方面的那种感受。一个“啊—哈”——一个惊叹的瞬间——一种有着愉快发现的瞬间。西格杰认识到“第一次看到”的诗意，有利于帮助读者清除他们的漠不关心，同时“再修补我们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契约”^{[11](P186)}。

不少有关可持续性的创作用急切和严肃的语气，向主张环境保护的学者、行动者及公共大众发出呼吁，恳求人们考虑做出根本性的生活改变：食用当地的食物或食用食物链中较低层的食物，也就是说，肉类、进口食品和其他精加工原料的产品；减少开车和飞行；修建更多的节能住房及工作地点。一言以蔽之，少用自然资源。可持续运动实际上建议生活方式的改革，这意味着有益的及利他的精神。但是这样的声明与行动呼吁，倾向于以禁欲和预警性的方式冲击读者，似乎读者需要减少娱乐、降低生活品质——好像我们现在都企盼勒紧裤带准备饥饿一样。由于这种显然是要求简朴的信息，许多社会大众倾向于回避来自书籍、杂志和报纸中的可持续性言论。大众宁可梦想更大的成功与快乐的机会，虽然实现这些美梦在生态的衰退时刻还要求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人们现在有一种严重忽略生态现实的趋向，直到不得不面对物质世界万分危急的变化：饮用水的缺乏、食物的短缺、难以忍受的高油价、不适宜呼吸的空气等。

—

为此，在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了一些有趣的可持续诗歌，它们考察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探索，延续上述默温的评论去复苏我们在敬畏和惊奇方面的能力，以期激励读者去寻求新的意识，不仅仅寻找避免生态破坏的方式，还要追求充实和强化想象的生活。本文所列举的可持续诗歌，来自我的同事约翰·塞奇比尔（一位专攻空气污染的大气化学家）与我在任教的大学所开设的一门课程——“可持续文学”，我想以此证明，可持续诗歌可以帮助读者正视那些基本的实际性的主题，

比如：食物、水、建筑、能源/交通，以及生态/污染（我在课堂上强调的基本主题）等，而不会令人不快和气馁。我相信这些令人鼓舞的美丽诗句，可以帮助读者“认真关注”可持续性讯息。

加里·斯奈德的著名诗篇《品尝之歌》，第一次出现在他1969年的诗集《关于波浪》里。当时，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尚处于初期阶段。第一个地球日活动发生在1970年4月22日。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阴郁地揭露了农用杀虫剂的危险；保罗·埃利希在1968年出版了《人口炸弹》，可怕地预测了人口过剩而引起的饥饿和疾病。与之相关，美国读者重新对严肃的环境保护议题敏感起来。然而，斯奈德在《品尝之歌》里的生态想象，却仍然赞美进食在本质上的快乐，还结合了营养和生殖。他写道：

吃着活的草类胚芽
吃着大型鸟儿的卵

丰饶的甜蜜
包裹着婆娑大树的精核

柔声咩叫的母牛的
腰窝和大腿的肌肉
羔羊跳跃的弹力
公牛扫尾的咻瑟

吃着土壤中长成的
隆起根茎

吸取那隐藏于葡萄中
编织于空间外
闪光的
串串鲜活的生命。

吃着彼此的种子
吃
啊，彼此。

轻吻着爱人塞满面包的嘴：

唇对着唇。^{[2](P169)}

这首诗喷涌出丰富的感受，一开始就用与草有关的种子（草类胚芽）以及鸟儿的卵为对句，意味着在动植物生活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属性，同时表明每一个活着的生物，无论植物或动物，都在“攫取生命而生活”，即将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其他生命之上。但是，尽管这首诗关于进食有着丰富快乐的感觉，诗本身的架构却并不意味着过度的浪费，而是一种维持生命所需的无意识的资源利用。相关的短句和诗节组成了大部分的对句和三行押韵诗句，揭示了语言和物质消耗的适度。诗人似乎在说快乐和健康的生活并不要求过度饮食的放纵，而宁可是一种有意识地、细致地品尝每一粒种子、每一颗葡萄、每一张“嘴中的面包”。“吃/啊，彼此”这个句子以生态思想震醒了读者：进食者也注定被吃，这就是有机世界所有生物的处境。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唇对着唇”（事实上也是整首诗的最后一个诗节）将进食的过程与有性生殖联结在一起，不过措词的深思熟虑暗示着这个过程最需留心，应该发生在有控制的、仔细的进程中，而不是粗心大意地放任不管。继埃利希关于人口过剩的悲痛议题之后，斯奈德的《品尝之歌》实际上描写了生殖和食物消耗过程，在赞美生命的同时倡导适度的克制。

如果询问当代学者什么是当今世界最亟须处理的生态关怀问题，许多人都会回答：“水。”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的水危机是因为全球性的、人为的气候改变所造成的，这意味着世界许多地区气候模式发生了变化，例如中国西部的沙漠化及中国东南部的洪水。关注水资源还因为人们意识到：人口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食物的需求，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却不再有充足的水供给农业和畜牧业——有人认为这是当今印度的具体问题。在北美，许多城市居民显然遗忘了节约用水的自觉。大多数人打开家中的水龙头，水像变魔术一样立刻出现。住在私人住宅里的人们，还拥有花园中的大面积草皮，那也需求大量的水，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甚至在荒凉的区域也是如此。在指导我的学生阅读那些能激励他们对于水的珍贵有更大的敏感性的诗的时候，我喜欢提及美国作家欧菲里亚·塞北达的一首短诗，《马上要下雨》。塞北达来自亚利桑那州沿着墨西哥边界居住的托赫诺-奥哈姆族，其成长的索诺兰沙漠是美国极为干旱的地区。《马上要下雨》首次出现在她1997年出版的《地球运动》里。

有人说马上要下雨。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大地而它静止不动如意料之中。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天空有浓密的湿气做准备。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觉得风在移动它们的凉爽。

我觉得不会如此。

因为我还没有呼吸到风儿带来的甜美、潮湿的尘土。

因此，确实还不会下雨。^{[3](P143-144)}

这首短诗写的是一件平凡又平常的事情：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是否会下雨。对一般的都市居民，尤其是不居住在沙漠地区的城市人来说，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如果下雨了，他或许会带把雨伞，如果没下雨，就不需要想到雨伞。我并非想要把是否会下雨这个主题平凡化，而是要指出雨（或一般所谓的水）在这里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对于居住在非常干旱的地方、同时又以务农为生的人而言，这恰恰暗示着生活与死亡的不同。在塞北达的诗中，一个匿名的说话者不经意地说“马上要下雨”——或许说话者是电视里的气象播报员，这个人似乎并不属于这首诗的叙述者“我”所居住的社区。然后述说者很仔细地评估了下雨的预报，发现这与她自己在当地对即将下雨的认知相反——没有地球战栗、空气变得凝重、风也变凉、空气中带着一丝甜味等现象发生（我提到

述说者时用“她”是因为诗人的性别）。简要地说，诗歌首先要表明的是：无论下雨与否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水本身是一种如此珍贵的、维持生命的东西——绝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问题。就连述说者所列举的下雨前会发生的四种现象，也唤醒了北美原住民诗歌中的神圣感，因为其指出了四种主要方向（北、东、南、西）的联结——原住民的仪式通常是从对这四个神圣方向的认知开始的。当然，关于这首微妙的小诗可以谈的还很多，但是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令人特别感兴趣的可持续诗篇，就在于它清晰地展现了述说者洗练的知识，她的物质环境以及她对于水/雨重要性的歌颂。真正花了时间去思考该诗的读者，会发自内心地关注这个问题，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感受水的意蕴及其对于生命持续的至关重要性。

在“可持续文学”课程里，我们下一步将把注意力转移到可持续建筑，特别是威廉·麦克多诺的绿色建筑理论，以及一些关于建筑物的畅销写作上，后者以萨拉·苏珊卡的《怀那么大的房子：我们真实居住的蓝图》（2001）为代表。在这门课上，每一个新单元（每一个新主题）的开始，我们都向学生展示一首短诗，强调即将来临的主题，接着才移往比较长、需要处理复杂主题的散文。生动的诗歌似乎能帮助学生们以一种特别有利的方式去赏析主题的实质性。比如说，当注意力转移到建筑，在课堂上我们就大声朗读日本古怪的流浪诗人木七尾写的诗。这首题为《木七尾房子的规格》的诗，第一次出现在他1987年的诗集《打破镜子：木七尾诗集》。全文引用太长，所以本文只引述两小段。这部分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生态感，一种居住在复杂又令人愉快的地球的感受：

圆形地基上的圆锥形房子像一个鸟巢——

好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或是蒙古包；

两种建筑在地震和台风时都安然无事。

建筑的物质应该丰富而且容易取得。

比如——竹子、西洋杉、黏土、珊瑚石、玄武岩。

至于水泥——汗水、智慧和友谊。

一个微观世界——

高度一百公尺,半径一百公尺。

竹子和西洋杉为结构,

熔岩和泥土为地基

蓝花稷斗菜作地毯,

紫花九重葛为天棚。

蒲苇当顶盖;

活的,呼吸的雕像作墙——冬天的鸱鹞,

金黄色的鹰,

海洋的浮游生物,抹香鲸,恐龙,蝶螈,

我自己,陆地哺乳动物的代表

站在一个角落当钥匙板;

我,以及所有在齐唱的生物

心脏有节奏地跳动

卷起呼吸的旋律——一首证明生命

的歌曲——

整个圆顶屋听起来像竹笛风琴。^[4]

(P69-70)

木七尾意识到自己是地球的公民,并不是一个单一、特别的地方的居民,或单一文化甚至单一物种的代表,这给予他的诗一种辽阔的归属感。绿色的,或可持续建筑的要素之一来自于仿生学的观念,亦即人类的建筑物模仿自然世界的进程和物质。在对地球栖居的赞美中,诗人想象中的“房子”以“丰富而且容易取得”的物质建构而成,例如泥土、花朵和草,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诗人自己)形成住处“呼吸的雕像”作的“墙”。阅读本诗时,可以了解到诗人并不是幻想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建造真实又实际的人类住所,更确切地说是在宣告将整个地球作为我们的“房子”之可能性。在想象过这座房子特别的“规格”之后,诗人经由感悟复兴的流浪癖得出其深思的结论,他通过流浪的生活方式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一种新的归属自然界的方式,而不是无根的状态——他在诗的结尾写道:“我的心开始为一块不知名的土地而燃烧。”

[4] (P70) 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居民都正在逐渐加

快他们的流动,每一次流动,他们都可能失去一种强烈的真实的“在家”感,木七尾的诗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地球上栖居的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

“可持续文学”课程的第四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能源和交通。实际上,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已向学生介绍了三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火车头之舞·序曲》、加里·斯奈德的《石油》以及威廉·斯塔福德的《在我的自行车上或许孤独》。在此我想发表一段简要的论述,关于斯塔福德对他骑自行车回家的经历的强有力的抒情叙事。他把自行车技术当作扩大和强化他与自然接触的手段,当作欣赏他在世界真正存在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将人与世界隔离的更加典型的技术利用方式。这首诗如此明确而敏锐地表达了可持续使用能源(骑自行车回家而不是开汽车回家)的愉快,以至我不禁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作为这篇论文的题目^①。这首诗表现了面对世界时内心深处的敬畏感,这正是默温和西格杰为可持续诗这一类诗歌所确定的属性。诗歌是这样的:

我倾听,与那高山湖泊

听雪花乘着冬天的翅膀飘落

只有猫头鹰清醒地看着,

它们雷达般地凝视并且有毛皮的双耳

警戒着。在静止中有一种意义在摇晃;

我曾经想过,在寒冷的傍晚骑车回家,

或许孤独,或许优雅,然而思索!——

我们生活中的光辉,目前还是未知

好像那些山脉,景色没有人看到。

哦,获得大赦的公民:

我们或许会死。我们生。奇迹

沿着海岸而行,强烈的风转向又突然下

降

如此明亮的光在泪水中摇曳,

而我听见一连串我喜欢听的链条咯咯

声。^{[5] (P29)}

回想西格杰把可持续诗定义为“对知觉、对诗人原

初感知的文字记录”^{[1](P80)} ,然后再来思考俄勒冈州的斯塔福德——他第一篇作品刊登在1964年的《纽约客》杂志上——是如何颂扬这个世界重要的可感知性的,以及这个世界本身对可感性的显示——这想法来自于一个冬天的傍晚,当他独自骑着自行车的时候。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而不是开汽车回家,普通市民可能会贬低这种行为;与之全然不同的是,这“古怪的”(老式的)骑自行车行动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去认真思考、去记录对“我们生活中的光辉”的感受。斯塔福德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而不说“我们的各种生活”,意味着我们一起处于一种生活中——纵使 he 或许“独自在他的自行车上”,他所体验到的生命中无法抵抗的魔力,依然包含和囊括了所有的生物——人类、像猫头鹰那样飞翔和感知的生物,甚至在诗的开头几行就活跃起来的“听雪花飘落”的“高山湖泊”。读这首诗让我也想骑上自己的脚踏车,不仅仅出于日常的交通,而是也试图体验一下那种意义的摇晃,于静止而寒冷的空气中。这位骑自行车的诗人骑行着,试图获得一种与诗中所提到的科技的友好联结。诗歌通过提及并强有力地重复“我听见一连串我喜欢听的链条咯咯声”,得出了这一结论。这首诗有力地显示了一种语言,使得一般大众有可能深刻地关注可持续性讯息。

在展开对中国当代生态诗人华海的讨论之前,我还想提到一首诗,约翰·塞奇比尔和我用这首诗引出我们共同合作的课程的最后一个单元,专门讨论生态文学。这首诗,罗伯特·哈斯的《地球国家》,首次收录于其2007年出版的《时间和物质:1997—2005年诗选》,并且该诗集获得了当年的国家图书奖。这首诗有超过七页的篇幅,显然无法在我简单的论文中进行完整的讨论,但是我想要摘出一些简要的段落,在其中哈斯揭示了人类如何无法在自然世界(全世界的一部分)里安身,以及我们如何倾向于退缩,并用一种笛卡尔式的、超越理性的方式高高在上地思考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首诗的开始部分如下,描绘某人(大概是一个成年美国人)在暴风雨中坐在汽车

里,观察一位女学生沿着街道往前走的情形:

十月在这个星球的世纪之末。

雨水冲击着挡风玻璃。透过模糊的玻璃看到

太平洋暴风雨带来的阵阵狂风敲击着一棵巨大的、茅尖般耸立的

喜马拉雅雪松。下方的日本梅树

瀑布般地垂下树叶其颜色如

皮肤的古铜,如果古铜能成为皮肤。

梅树下,她步履端庄而流畅

好像地球上任何一类年轻物种,一个女学生

穿过风中的人行道,她的秀发飞扬,

红色的书包在她挺直的背上变暗,

猛落的雨水用烟雾般的深红斑点将它弄脏。

她是饥饿与好奇的物种的六十亿分之一。

背包里,折角的书页,都是插图,

一本书名字像是《了解你的地球》。^{[6](P49)}

这个特殊的女孩在北美一个特别的地点,几乎毫无知觉地参与了地球的进程,她被太平洋的暴风雨淋湿了,在来自喜马拉雅和日本的树下走动。她是地球上60亿人中的一个,然而存在如此多“饥饿与好奇的物种”的事实,并不可能让她心里明白并真正了解。我们过着自己的“饥饿与好奇”的生活,却没有明确意识到我们庞大而众多的人类物种每天都在变得更为众多的含义。与上文威廉·斯塔福德诗中的述说者不同,我们不是简单地、充满感知和清醒地存在于世界,我们倾向于快速穿越雨幕到达工作或学习地点,带着也许有助于我们抽象地“了解我们的地球”的书籍。

“诗歌应该能够理解地球”,哈斯由此开始了他的诗的第二部分。回溯到2000年前拉丁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试图描绘的,正如哈斯所解释的:“地球的某些事物超越了我们人类的戏剧”^{[6](P50)}。但是当代的诗人却建议卢克莱修一类的诗人,今日必须描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球,而不再

是那个在 2000 年以前就“充满生命”的地球。哈斯写道：

表层土：迅速流失。河流：被筑坝和淤塞。

鳕鱼：几乎捕尽。黑线鳕：几乎捕尽。
去堪察加半岛去西雅图和波特兰，摆动着

着
顺鱼梯而上，对抗涡轮，在繁殖的区域
比人类古老得多的区域却被阻断
被人类发明的聪明方式阻断
为种植更多的谷类和强占更多的光明。
大多数古代的树林消失了，奉献给观音
和阿耳特弥斯的，奉献给庄严的众神和
女神的

在每一本适于孩子阅读的图画书里。^{[6](50)}
这首诗的前一段讽刺地提出我们人类的的确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心灵与自然隔得老远。我们容忍自己在远处思索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与此同时却又采用机械和功利的态度对待其他生物，比如我们在全球的海洋进行渔业捕捞。当“饥饿又好奇”时，我们比自己还聪明，过度繁殖又过度消耗，种植更多的谷物、构建更多的建筑，为更多的电力而建造更多的水坝（为了“强占更多的光明”），却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聪明才智所导致的未来复杂的后果。从诗中的这一观点来看，哈斯似乎正开始一种卡森和埃利希模式的悲叹，一种对人类破坏能力的批判。但是这首诗在第 10 节和最后一节转到一个新的方向，当哈斯问到“要怎么来处理我们这个物种”时，作为诗人的他指出，我们全都是梦想家，倾向于用我们的想象力去“超越”我们所涉入的自然世界，而不是让我们自己从事于治疗和滋养地球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所以听命于/原子的激越舞蹈再次发生”，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感觉自己的生命是一场梦很简单”。^{[6](55)}但是紧接着，在这首诗的最后几行，他提出了想象力的另一种运用：

如此简单，在想象中，向后追溯这个故事，

因为地球需要一个修复的梦想——

她跳着舞而鸟儿不断飞抵，

数以千计的鸟儿，密集的极地鸟群，她丰富的生命。^{[6](56)}

可持续诗——与更为宽泛的生态诗一样——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准确地做到生态的重建，但是却能激发我们对重建和修复的向往，激励我们去探求自己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哈斯对“地球国家”的延伸性思考给出一个有希望的结论。他的诗属于我所举的可持续诗，可以容易被“心中关注”；因为其虽有现实评价，却没有陷入悲惨预言的泥淖。不同于《寂静的春天》、《人口炸弹》及其他启示性环境保护作品潜在的、尖锐刺人的道德说教，哈斯的作品就像其他一些可持续诗一样，以充满希望的心理状态为示范，这也是人类面对可持续生存采取任何积极行为的先决条件。

二

在结语部分，我要将注意力转向华海的两首生态诗^②。第一首短诗已被翻译成英文，题目是《小海》。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美丽而熟悉的景象：一群小孩在海边挖了一个洞，然后将海水倒进去，希望创造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让海滩上的一只海蜇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我将这首诗当作一个小寓言来读，认为它关系到人类努力运用他们的智慧以修正世界上的破坏性力量，无论那些破坏性力量是由人类的科技导致的，还是仅仅由非人类的自然进程所引起。从华海的观点来看，这些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在《小海》中，孩子们重新在海滩上创造出“小海”，以沙滩作为底部最后证实“漏底”，无法存储终归要流回真实的海洋的海水。这种写实表现证明人类企图校正自然界破坏力量的发明天赋是有限的，同时提醒我们，人类在世界中只占有微小的位置，应当改正我们的狂妄自大。如此看来，这首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态处境，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应当是地球这个多样共同体的谦逊成员。我也读了华海另一首有趣的诗，名为《悬崖上的红灯》，这首诗是迷人而超现实的，我相信它表现的是人类经常坚持、急迫又无法停止

的欲望,这欲望催促他们奔向他们想到达的地方。或许我误读了此诗(我读的是翻译文字),但当我读到这些文字——“因为你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们/你们的快车强有力到/毫不在乎地压碎我的灯/我和树木、鸟兽们只能站在/世界的另一侧面”,我看到人类的欲望被表现为一列强有力的“快车”,它将地球的表面撕开,以寻求欲望的终点,无论是什么也无无论在哪里。这首诗指出了人类夸大自己欲望重要性的趋向,暗示人类不能将欲望放在适当的视域中,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不能认识到我们(个人和全体)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小部分。或许经由阅读及思考类似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我接触过哈斯和华海的一些诗歌样本,看起来他们明显地向读者传达某些道德性建议。或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熟悉生态的诗人会在作品里明确有力地表达其道德性议论,除了致力于修复“我们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契约”以外(再度引用西格杰的话),再次向我们灌输面对广阔世界时的“敬畏感”,如同默温说过的他的目的。但是,有时即使在可持续诗的激励人心的文字里,在更深的层面,仍有人试图帮助读者以纯洁的敬畏之心去探索我们身为有生命动物的存在意义。在其研究英国自然诗的著作《大地之歌》中,乔纳森·贝特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质疑:“诗人何为?”对此,他回答说:

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虽然他们经常试着去解释这个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他们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家,至少从19世纪以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如何生存。但是,在他们明确表达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存在与栖居的关系时,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独特的明晰性或启发性。^{[7](P251-252)}

这也是本文所试图论述的观点。更进一步

说,生态诗歌的这一特别类型,即我们所说的“可持续诗”揭示了选择性强(而且经常是跨文化)的生活方式,其具有启发性的方面,使它可能被主流读者接受,促使那些过着非常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的生活的读者,将这些难以接受的思想纳入心中,使他们重新思考吃什么、如何用水、住在何处、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以及他们的生活对地球的深远影响。促使这些成为可能,就是“可持续诗”的目的。

注释:

①本文是斯洛维克于2008年5月17日至19日在广东省清远市召开的“生态与诗歌暨华海生态诗歌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文标题是“思索!——我们生活中的光辉”关注可持续诗歌”,译文标题由译者所加。

② Hua Hai. *The Red Light on the Cliffs and The Little S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Zhang Bigui's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参考文献]

- [1] Scigaj, Leonard M. *Sustainable Poetry: Four American Eco-poets*. Lexington: UP of Kentucky, 1999. [2] Snyder, Gary. "Song of the Taste".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New York: Pantheon, 1992. [3] Zepeda, Ofelia. "It Is Going to Rain". *What's Nature Worth? Narrative Expressions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Ed. Terre Satterfield and Scott Slovic. Salt Lake City: U of Utah Press, 2004. [4] Sakaki, Nanao. "Specification for Mr. Nanao Sakaki's House". *Break the Mirror: The Poems of Nanao Sakaki*.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1987. [5] Stafford, William. "Maybe Alone on My Bike". *Smoke's Way: Poems from Limited Editions 1968-1981*. Port Townsend, WA: Graywolf Press, 1983. [6] Hass, Robert. "State of the Planet". *Time and Materials: Poems 1997-2005*. New York: Ecco, 2007. [7] Bate, Jonathan.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0.

责任编辑 彭 勃